

故乡吟

流年记

心系故园秋梨香

王兆贵

西晋张翰在洛阳做官，见秋风乍起，忽然念及家乡吴中的莼羹鲈脍，叹一句“人生贵得适志”，便辞官归乡。

千年以来，“莼鲈之思”成了游子舌尖上的乡愁。从前读这典故，只觉得古人潇洒；直到今年秋天，站在水果摊前，我才真正懂了张翰。

眼下正是秋梨上市的时节。摊上的梨子堆得像小山，个个又大又圆，金黄锃亮，罩着一层打蜡似的光，卖相好得无可挑剔。我挑了几个捧回家，洗净了咬开，汁水倒是不少，可那果肉粗粝，汁水淡无香，嚼在嘴里如同一团浸了水的棉絮，口感实在一般。

就是这一口，把我的魂儿勾回了千里之外的胶东梨园里。

家乡有两种梨，莱阳梨和长把梨，都是教人一想就流口水的好物。

莱阳梨天下闻名，偏偏生了一副丑模样：皮色黄绿，粗糙暗淡，满身褐色的粗果点，像长了一脸雀斑。这样卖相的梨，搁在如今讲究“颜值”的水果摊上，怕是要被扔到角落里去。

莱阳梨的根扎在深厚的沙壤土里，把养分攒得足。咬开一口，果肉细嫩，又酥又脆，几乎嚼不出渣，清甜的汁水顺着指缝直往下淌，真可谓“其貌不扬，其味无双”。

老人家夸莱阳梨，有一句狠话：拿一只莱阳梨在手，手一松让它落了地，就是一滩水，酥嫩到落地即碎、汁水四溅，你休想再捡起一个囫圇的梨子。这话虽是夸张，却道出了莱阳梨的品性：它把所有的好，都长在了里头。难怪《莱阳梨的传说》中那位董书生，当年有了这梨，竟一路吃到长安，吃到状元及第。

长把梨多产在黄县（今龙口）一带。它的果柄细长，像翘着一个小把儿，因而得名。熟透的长把梨，皮薄如纸，色如金蜡，牙齿刚触到就破了，先是一股清甜，随后一缕微酸的凉意漫上来，把甜衬得愈发活泛，满口生津，吃了一个还想再吃。长把梨还有一样难得的好处：耐放。秋天摘下，用草纸一枚枚包好，搁进闲屋的条筐里，能一直存到过年。存过的长把梨愈发金黄，果肉也更细更甜。小时候一咳嗽，母亲便从筐底摸出一只梨，削皮去核，加冰糖川贝在锅里蒸，蒸出一碗琥珀色的梨汤，热气一熏，喉咙立刻熨帖。那股甜香混着水汽的味道，隔了几十年，还在我鼻尖萦绕。

张翰思的是莼鲈，我思的是莱阳梨和长把梨。其实，所思所忆又何止是果子，是梨园秋风，是母亲蒸梨的那口铁锅和箆子，是一去不回头的旧时光。

如今市场上的梨，一年比一年大，一年比一年光鲜，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后来想明白了：这秋梨啊，不能只看卖相，更要看品相。卖相是给眼睛看的，品相才是给舌头和心尝的。看梨如看人，表面光鲜，不等于内里高雅；真正的甘甜与丰厚，往往藏在粗粝朴素的皮囊之下。莱阳梨丑得坦荡，长把梨朴得实在，它们不动声色，却把一生的甜，都酿在了心里头。

秋风年年起。若得空闲，我也要学一学张翰，“命驾而归”，回烟台去，坐在梨园边老屋门口，痛痛快快地吃一只莱阳梨，任汁水淋漓滴滴在地上——就当与千年前那位思乡的古人，遥遥碰了一杯。

八月桂花香

沐溪

八月一到，清甜的桂香便悄悄铺满整座城市。傍晚，秋风习习，走在小区的曲巷，阵阵桂香轻轻袭来。我嗅着这熟悉的味道，记忆的碎片一幕幕涌到眼前：老家那棵桂树，枝桠弯曲，在青瓦垒成的檐下，一树白桂开得满满当当，风一过，花落如雨，香得天空都醉了。

白桂是很少见的。我家这棵白桂给了我许多清甜的念想。每年八月，奶奶会在树根下铺一块干净的蓝布，然后拿着一根竹棍轻轻敲打树枝。那些细碎的白花倒也听话，簌簌地往下落，落在蓝布上，像刚下了一场初雪。我站在一旁，数着花瓣，拍着小手，高兴地蹦跳。奶奶站在树下，仰着头，眉眼含笑，一下一下敲得很轻：“花是通人性的，你对它好，它才肯把魂儿交给你。”她一边敲一边说，像是对桂花说，又像是对我。

奶奶说，这树比她的年纪还长，是她嫁过来那年，爷爷从山里挖回来的。当时，爷爷从箩筐里轻轻捧出这棵桂树苗，四处张望，最后看向奶奶。奶奶说，就把它种在屋檐下吧。那时候檐还新，瓦还红，树还小。如今，檐角的青瓦长了苔藓，边缘也残缺了，那树却越发苍劲，把满身的白花毫不吝惜地挂满在那截低矮的屋檐下。

我小时候很调皮，唯独白桂落的时候，我会像个小大人一样，安安静静坐着，稳当得像换了个人。我和奶奶常常坐在檐下看花。白桂的花朵极小，米粒似的，藏在一簇簇墨绿的叶子间。不仔细看，只觉得那绿里泛着一层霜白。可这香，却是从这米粒大的花蕊里，一丝一丝地往外渗，像奶奶纳鞋底用的锥子，明明看着细，扎进厚厚的鞋底时，却透着一股韧劲儿。这香气钻进我的身体，把那些藏在角落里的、蒙尘的往事，一点点地翻了出来。

在桂花开的时节，奶奶是家里最忙碌的人。每次风过，都会有白桂花瓣飘落，她会白桂花收拢起来，用盐水泡去涩味，沥干，一层糖一层花地装进那只黑褐色的陶罐里，封紧了，藏在屋檐下的角落里。我缠着她问：“奶奶，这啥时候能好呀？”奶奶笑我心急，拍着我的头说：“莫急，等到大雪封门的时候就好了！”听奶奶这么一说，我有些失望，不过，奶奶说过，好东西值得等。终于等到大雪封门，奶奶从檐下掏出那罐桂花酱，舀一勺化在滚水里，或者淋在刚蒸好的米糕上。那股被时间腌渍过的香气，瞬间就能把一屋子的寒冷驱散。

我总觉得，那甜味里，藏着奶奶对岁月的耐心，也藏着她对子孙后辈绵长的爱。

在奶奶的眼里，这白桂就是个宝贝。她把白桂花瓣晒干，给表弟表妹做成枕头的内芯；爷爷的茶壶里，总有白桂的香气；她还把白桂花瓣揉进糯米面里，加糖、芝麻和红枣，做成方方正正的糯米糕，香甜软糯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点心。左邻右舍、童年伙伴都尝过我奶奶做的桂花糕。爷爷最喜欢喝奶奶酿的桂花酒。每次打开酒罐，他都会小心地倒在酒杯里，生怕洒了。

我爱炫耀，就把小伙伴们领到桂树下，我们一起摇树。那树也不做声，脾气好得很，任我们摇动。枝桠上的桂花争先恐后地落，满头满肩都是。我们光着脚，踩碎了刚落的桂花，不一会儿，脚下就有一种黏黏的、软软的、带着一点潮气的感觉。奶奶走过来，嘴里忙不迭地喊着：“轻点，轻点，树会疼的！”她满眼都是不舍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要去城里读书。离家的那个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奶奶给父亲一包干桂花，我知道那是让父亲泡水喝的。她又往我的行囊里装了一罐桂花酱，当然，带红枣的桂花糕肯定少不了。她说：“想家了，就回来，奶奶给你做桂花糕吃！”我背着包，跟着父亲走出很远，回头望，老屋在晨雾中沉默着，只有那棵白桂，在雾气中白得耀眼。

到了城里，每次到公园，我就会不自觉地寻着味儿找桂树。我发现，这里的花开得热闹，可那种香，完全不是我老家那棵白桂的味儿。我突然就想家了，想老家那棵白桂，轻嗅一口，香得沉静，香得有底气。恍惚间，我看见奶奶又拿着竹筛在树下等我。

许多年以后，奶奶不在了，院子锁了，桂花依旧开。那棵白桂似乎低矮了许多，仿佛承受不住岁月的重压。它依旧开着满树的白花，香得那样不管不顾。风吹过，花落如雨，落在我们曾经坐过的那块青石板上，只是再也没人去捡拾，再也没人去封罐。

我站在树下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，那股熟悉的、清冷的香气，像一只冰凉的手，抚摸着我的脸。这棵桂树啊，它是奶奶从青春到迟暮、我从孩童到中年、老屋从崭新到破败的见证者。它年复一年地开，好像就是为了完成一份使命，坦坦荡荡，清清白白。

昨夜梦里，我又推开了那扇木门。满院白香，扑了我一头一脸。风一吹，花落下来，脑子里的那些人和事，顺着这香，哗啦啦地就全涌出来了。

蒲公英开满坡

刘为民

那年春天，我在城里丢了工作。不是干得不好，是公司裁员，一纸通知，人就散了。我拖着一只行李箱回了老家，一进门，就瘫在椅子上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

母亲正在院里晾晒蒲公英。她采了一篮子，铺在竹筛上，黄的、白的，摊得满满当当。见我回来，她擦了擦手，说，回来了？歇着吧，晚上用蒲公英泡茶，清火的。

我嗯了一声，心里堵得慌。第二天，母亲说，坡上的蒲公英开得正好，你跟我去采点。

我不想去，拗不过她，还是跟去了。那是一片老坡地，荒着，杂草齐腰。漫坡的蒲公英，黄灿灿的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在风里摇。风一吹，那些白绒球就散了，絮絮地飞起来，飘过田埂，飘过树梢，飘到天边去了。我看着它们飞远，有些出神。

我说，妈，蒲公英飞得再远，落下来，还不是又一年，开在没人看的坡上。

母亲蹲在地上，掐下一朵，说，你懂啥，蒲公英飞得再远，落了地，第二年又开满坡。它的根啊，扎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

我心里一动，没接话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絮絮叨叨，讲起了从前。父亲走得早，家里的地薄，三个孩子要上学，日子紧得揭不开锅。有人劝母亲，让老大别念了，回来种地。母亲不肯，说，念，砸锅卖铁也念。她一个人，春种秋收，喂猪养鸡，硬是把我们仨都供了出来。说到高兴处，她弯下腰，又掐了几朵蒲公英，塞进篮子里，说，你小时候最爱嚼这花的根，说甜甜的。

我忽然想起，小时候，母亲也总采蒲公英。她说，蒲公英是个宝，根能泡茶，叶能当菜，小时候没吃的，它救过人的命。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那花黄黄的，开得满坡都是，也不值钱。

如今我才知道，母亲这一辈子，就像那蒲公英。土再薄，天再旱，她照样生根，照样开花。风来了，她把自己的孩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都吹向了远方。我们飞得越远，她就越高兴。

母亲还在前面走着，背有些驼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混在满坡的蒲公英里，分不清哪是花，哪是她。我忽然鼻子一酸，快走两步，跟上去说，妈，我来背。

母亲回头看我，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可那笑里，我看出了一点放心。

晚上，母亲用新采的蒲公英泡了一壶茶。金黄的茶汤，浮着几片叶子，清香，微苦。我捧着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。母亲说，茶是苦的，日子也是苦的，可苦过了，就有回甘。就像这蒲公英，看着不起眼，熬过去，就开花。

那一晚，我躺在老屋的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风。风里，好像又飘过蒲公英的白绒球。我忽然明白，我不是没了根的浮萍。我的根，就扎在这片坡地上，扎在母亲半生的辛苦里。

我在老家住了一个春天，把该想的事都想清楚了。临走那天，母亲又采了一大包蒲公英，晒干了，塞进我的行囊。她说，到了那边，泡一杯，就当回家了。

车开动的时候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，母亲站在坡上，风把她的头发和蒲公英一起吹起来。那一片黄灿灿的蒲公英，在风里，像一片海。

如今，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。书房里，总放着一罐母亲晒的蒲公英。累了，泡一杯，看着那几片叶子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来，我就想起那片坡地，想起站在风里的母亲。